

“货币金融圆桌会议·2014 春”

举行 聚焦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危机

3月1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举办的“货币金融圆桌会议·2014春”在明德主楼830会议室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为“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危机”。

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副局长魏本华，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原司长张之骧，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曹彤，中国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副局长张晓朴，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中国农业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高级顾问沙石，德勤咨询北京分公司总监马立，尚高资本中国区基金副主席路跃兵，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国家风险分析师赵昌会，北京大学中国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罗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分行副行长彭作刚，慕容投资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赵众，中国农业银行金融市场部副总经理彭向东，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郭庆旺、副院长赵锡军，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涂永红、所长助理宋科等60余位嘉宾参加会议。会议由国际货币研究所执行所长、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贵圣林主持。

财政金融学院郭庆旺院长首先致辞。他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回溯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接连出现的货币危机，提出了“货币危机的出现到底有什么共同的规律”、“最近新兴市场国家爆发货币危机与09年美国金融危机及其解救措施之间有多大的联系”、“在中国逐渐融入世界经济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危机对中国会产生怎样的冲击”、“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危机对人民币的国际化是契机还是障碍”等四个问题。

在主题演讲环节，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博士分别从新兴市场货币危机的历史、货币危机的特征预测与模型分析、资产负债表分析、新一轮的新兴市场货币危机的波动的特点及其给中国的一些启示这四个方面展开。他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受美联储量化宽松退出的影响不大。面对不同的形势，中国既要推进资本项目的有序开放，又要根据情况把握节奏，在不同时段上有不同的关注点。保证基本面的稳健是开放资本帐户的前提。对于中国而言，现阶段通胀较低，资产泡沫得到一定的抑制，银行坏账显性问题不是很大，基本面状况尚不须过渡担心。他同时强调，研究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危机对中国的启示时应该注意大国效应。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资本账户的开放有自己独特的模式，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在防范债务风险时，可以通过外债人民币化避免偿付损失。下一步要通过打破刚性兑付逐步释放信用风险。

随后，国际货币研究所学术委员、外汇管理局原副局长魏本华对马骏博士的演讲做了点评，认为马骏博士的思路理念十分清晰，对危机发生的原因做了详尽的归纳，对我国政策面临的现实问题方面极具借鉴意义。同时，魏本华局长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和观点。

在主题发言的第二单元，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博士发表了题为“新兴市场

国家‘金融病’和全球经济内在失调 - 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国际货币金融逻辑”的演讲，他分别就“19世纪7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国家为何反复出现具有惊人相似性的‘金融病’或‘金融传染病’”、“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病’的基本理论解释”、“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新时代和国际货币金融新逻辑”、“全球的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和新逻辑对中国的影响和对策”等方面展开了阐述。他认为，现在世界经济处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脱实向虚”的整体趋势在本轮金融危机过后并没缓解，反而在全球市场愈演愈烈。虚拟经济的过度繁荣成为危机难以消除的本质因素。不少经济体主要金融指标在过去的一年中出现回升，而实体经济却出现了下坡的背离，这成为现有理论的难解之谜。他提出，要解决金融领域的危机问题，应该考虑跳出传统的理论框架，因应世界经济变革的需要，从思维创新的层面反思和破解金融运行的新规律，制定符合国家发展需求的大国战略。

中国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副局长张晓朴对向松祚博士的演讲做了简要点评并发表了自己关于货币危机和金融监管方面的相应观点。他指出，金融格局的不断发展催生了日益复杂的金融监管，如果反向思考，简单的金融监管或可为金融发展带来新的空间，未来的金融监管也在努力寻求“大而不倒”谜题的破解之策。

在小组讨论环节中，与会嘉宾围绕“货币危机”及相关问题展开了探讨。探讨主题涉及“新一轮货币危机的特点”“中国经济中的缺陷”及“中国的应对对策”等方面。

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国际货币研究所联席所长曹彤从三个方面作了总结发言：第一，关于如何认识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危机问题，他认为应该把其看作是08年金融危机的延续，08年的金融危机应该看作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货币体系演绎的必然结果，而以形成危机的方式救危机，只能迎来更大的危机。第二，展望未来，国际货币治理中的三个重大问题将进一步影响新兴国家的货币和金融状况。“QE的退出和利率前瞻性的指引如何衔接”“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变化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效应”以及“大国间的货币政策如何协调”等等都是未知数。第三，关于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货币制度如何坚守与革新，他认为哪些要坚守、哪些要革新的，是需要进行深入思考的一个中长期的命题。